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四十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録監生臣姜今熙

黄氏日抄卷四十　　宋　黄震　撰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八

東萊先生文集

詩

送丘宗卿守嘉禾詩簿書高没人迎筆風摧枯自許豈不豪歳晏終何如此戒乘快無惻怛之心也

表

代張嚴州謝免丁錢表自昔邦家惟欲編氓之繁阜於今閭里反憂孫子之衆多

狀

為張嚴州作免丁錢奏狀嚴州即南軒也本州承平時每丁官給塩一斗計五斤每斤計三十一文二分省共計一百五十六文納絹一丈二尺八寸内一半折錢一百六十文又折帛錢如其數兩項共三百二十文以鹽價百五十六文比折外貼納百六十四文亦

未見其害也蔡京變鹽法賣客鈔又復給丁鹽徒令
納絹絹價復長舊每匹一貫令二貫以故貧民規脫
丁口不敢裹頭生子亦往往不舉旋奏減得請有先
生為南軒謝免丁表

劄

乾道輪對劄第一論聖學謂希進之人妄變典章第二
論恢復大事不可輕信迎合

淳熙輪對劄謂獨運之説不可不察者五事又對劄謂

國朝寛大忠厚禮遜節義逺過前代當愛護勿替

進篇次文海劄子文海元係書坊刋行先生乞就裁損

斷自中興以前凡六十一門百五十卷

館職策謂賈誼先外後内治原殆未深講姚崇不能格

心而務力邀君埒之誼非匹矣詞鋒横出讀之起人

意先生時年三十五

記

台州修城記州歷慶歴之水宣和之盗乾道之火趙公

汝愚為守新其城

撫州浮橋記橋作於乾道初郡守陳森淳熙二年水趙景明復新之

秀州陸宣公祠堂記城東橋以宣公名相傳公生之地學故有祠郡守吕正己復新之

泰州脩桑子河記范文正作捍海堰起海陵屬鹽城衡百餘里淳熙初潮大上圮者半旋築之獨桑子河以南徑如臯繚許氏莊後文正規畧所未及歷陽魏欽

緒併為之堰云

白鹿洞書院記唐李渤所隱居我太宗驛置九經俾諸生肄業與嵩陽嶽麓睢陽為四書院晦翁淳熙六年為守得廢址乃興今書院云

重修釣臺記謂使先生微有意於傲世立名一再傳之後且將為西晉之清虛矣至於節義之弊過於亢激特時無皇極之君均調消息非造端者之過也祠之前羊裘軒其東客星閣招隱堂

序

戴衍字序以衍在中之義字在伯

洪無競字序洪名裒然更名無競而字求仲葢不欲為

科目是羨而求人所不求之坦途也文意煃然

李仲南集古録序堙曌沉鼎頹趺仆碣布濩於莽蒼之

濵餘欵墜刻流落人間財以侑几案娛賔客而止耳

歐陽公始輯之李丙仲著録千卷文字陽予而陰抑

之以觀物者必於其會為說尤精奇

大事記序周敬王三十九年以下歷代史

書薛畏翁詩後元祐諸公以簡静無求為家法

書趙路分行實後無所歆羡而為善無所創艾而不為惡此天下實德君子路分當是福王之父

代宰臣謝御書崔實政論推明不可過嚴之意

題通鑑本末後謂袁機仲躬其難而道學者以易學者毋徒樂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難則幾矣

題近思錄謂首卷陰陽性命之説特使之知有所嚮望

而已餘卷講學之方具有科級若躐等陵節流於虛
空則豈所謂近思者耶
書許吏部詩後吏部去國極意探討前輩源委以專殖
經世久大之業非獨以一時與秦丞相異同為諒也
題紫微翁與曾信道手簡後謂吾家全盛時與江西諸
賢特厚其歷叙曲折處極可觀有關世變
書所定古周易費氏易在漢最近古最見排擯而今獨
存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

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或以為未安今一以古為斷

祭文

祭曾文清與祭南軒文委折可觀

行狀

待制王居正行狀其先仕蜀後徙維揚公不用三經義字説流落不偶餘十年其後登朝著三經辨學力排王氏嘗論省費謂於一二日少駐蹕之頃以數路數

十州土地之所出欲盡為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有所廢革嘗知婺州力請免貢羅及辦供御炭用胡桃鶺鴒文之說初善秦丞相後排之屏居羙陽而終亦嘗排坐講之議云

誌銘

朝散潘好古墓誌紹興丙辰歲侵公既發廩復致他郡粟下其直之三以貸之秋稔民勸趣償視初貸復詘其一甲子水舟人獨載公公諭舟人先載餘人婺田

恃陂塘公有塘曰葉亞聽民取之斥田以廣瀦蓄子
景憲景愈知名
義烏徐君誌言擇地失葬之弊
祔韓氏誌先生兩娶韓元吉之女
薛常州墓誌銘公名季宣字士龍其父徽言從胡文定
學終起居舍人公少孤妻父荆帥孫汝翼迎表溉為
之師溉及登程夫子之門公少為武昌令金亮叛盟
公說汪澈令成閔乘得蔡破竹之勢下潁昌徑陳汝

趨汴都敵内顧且驚潰不能用而陳蔡新附諸城接踵復為敵矣江淮仕者大抵無固志公獨留家不遣念除盜莫如聯保甲疆陲有事惟素整者可不亂所以整教者甚悉訖敵退人心不搖嘗部餫信陽隊五次舍悉倣行軍役罷死者纔一人虞丞相允文白遣公行淮西安流民授田墾築具有法入覲言外事無足道而深憂近侍陰擠正士出守湖州禁祠傷神者死獄大減初陳亨伯割諸道留州錢輸大農號經制

翁彦國復總制至是户部令提刑司以歴付場務一錢以上皆分隷經總公獨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郡鑿空取盈若復隷額外征掇其强半郡調度顧安所取殆復為他謬巧民何以勝户部鐫譙愈急公爭愈强遂收前令不布改知常州未上卒於家年四十公之學博覽精思於經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言兵變化若神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義訓九州圖志之屬槀方立而未究云

金華王氏誌言氏族反為婚姻病由卑援高者厥咎僭厥罰常辱厥妖婦乘夫由高耦卑者厥咎貪厥罰常驕厥妖夫虐婦

金華汪君誌言義役

嚴陵方君誌唐末處士方干居白雲原至今一原數百家衣冠人物為盛銘云雲來四世愚恐雲來在四世之外

金華曹將仕誌司録而下三傳曰隨曰傳曰介五傳曰

詔六傳而得公余謂此叙世系省文法也公嘗升辟

雍蓋三舍法之制

永康王君誌太學生王頤之父名恬自少至老以畏謹

持門戸有奪攘者曰吾豈以尺寸地敗宗姻恩意哉

時德輔誌德輔名汝翼先墓蕪廢次第經緝自始祖而

下十餘處春秋帥其族灑掃

邢邦用誌既舉進士得官盡棄故學徧從先生長者游

汲汲求踐其所聞自任者厚

朝散潘好謙誌娶陳少陽女得官靖厚淳質陸九淵為之碣銘

陸先生誌銘先生名九齡陸出嬀姓陳敬仲適齊別其氏為田田氏有國宣王封少子通於陸鄉又別為陸唐乾寧宰相希聲之後居撫之金谿有居士賀者以學行為里人所宗有子六人先生居第五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獨委心焉為太學錄先之以身正之以漸行之以無事惟跌宕見鐫譙者退亦心服

登乾道四年進士第教授興國軍以家難去官調全州未上以疾終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狥人而與居久益有味方其勇於求道憤悱直前盖有不由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所謂仁以為己任者於此見之

金華時澐母陳誌母囑毋循葬師先生因而歷序古禮及後世卜葬之弊

家傳

東萊公家傳國朝知泗州呂龜圖生蒙正相太宗真宗龜圖弟龜祥知壽州生大理丞蒙亨蒙亨生夷簡三相仁宗夷簡生公著相哲宗公著生希哲為滎陽公希哲生好問是為東萊公好問生子本中而下五人孫大器而下九人曾孫祖謙而下十六人祖謙東萊先生也自滎陽公以道學為世宗東萊公早得其傳黨論起嘗阨困者二十年欽宗立驟用之圍城中備

嘗艱難力勸張邦昌復辟而嘗受邦昌僞命論者及之迨三世而後先生為之傳盖白其本心云

集録

入越集陰晴變化凡一草一木接於見聞者無不模寫其生意如曰老梧離立道旁茂灌如青玉幹如曰雲稻風葉皆鮮鮮有生意如曰秋水平岸菰蒲青蒼會稽秦望雲門諸山互相映發城堞樓觀跨空入雲耳目應接不暇凡皆其游樂之趣也謂蘭亭曲水必非

流觴之舊謂禹穴乃大石中斷成罅殆非司馬子長所探此為考古謂大能仁寺閣宏壯光麗然益知民力之困也此為警語謂目五雲門重堤隱然達曹娥五六十里為省塘異時有意復湖者第修省塘則盜湖之田不待廢而自為陂濼矣此為有益世道蓋可補南豐鑑湖記之所未及也

入閩録訪晦翁於五夫而録不全

日記

庚子辛丑日記盖病中編詩記大事記也晦翁跋其後云氣候之暄凉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

宗法

集大傳曾子問及横渠記解為之謂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治整齊也五世袒免六世親屬竭但同姓而已欲約小宗之法異宫同財又為宗法條目以家廟為主日與朔望時祭皆約為定式云

葬儀

古禮稱哀子不稱孤子非有親服不致奠凡讀祝吉禮出左東向凶禮出右西向卒哭後用吉禮

古者但設奠具漢以來設酒食自唐藩鎮競侈靡始縛祭帷至高數丈廣數十步作鳥獸花木輿馬侍從衣以繒綺靈輀過則焚之國朝令勑不得於街衢致祭

右先生在嚴陵為潘叔度將儀禮開元禮書儀參定各有條目云

廟制

士一廟且於所居之左葢祠堂一間兩厦祭用分至取

氣之中時之均

學規

乾道四年規約以孝弟忠信為本五年規約以明理躬

行為本

官箴

以覔舉求庇獻書為第一戒以下條目甚詳

事涉權貴平心看理又舍人官箴尤詳云當官先以暴怒為戒

擇善

先生舊所編書名也錄左傳以下諸史謙厚之事如薛宣密封楊湛姦贓狀使自圖進退如卓茂舉善而教訴亭長受米肉者云遺之而受何故言如史弼答鈎黨云它郡自有平原自無其它甚多一一可觀省為法

尺牘

與南軒晦庵講義理者極可玩味而與晦庵者尤多其與南軒多自反之說若曰於要的處或鹵莽領略於凝滯處或遮護覆藏為學不進咎實由此又曰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未足而談說有餘其與晦庵多相規之說如曰頗乏廣大温潤氣象如曰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曰齟齬頗多皆誠意未孚之咎如曰吾徒講學政須於日用間就事上商量如曰

禀賦偏處須融化得盡方可若其宅論理説經處往往多質難之辭愚按先生與南軒嚴陵同寅朝列同巷平居最相得於晦庵則彼此訪求以求真是晦庵以千載道統為己任排斥異説毫髮不恕禍福是非一切以之有泰山巖巖氣象先生并包融會以和為主故常規警晦庵然道不直不見啓一時紛紛之辯者晦翁也垂萬世昭昭之訓者亦晦翁也顧後學於諸老自當參觀耳若其與他人書則極為晦庵回護

與周丞相子充諸書其勸勉丞相謂從容調娛裨益元氣非若匹士以潔身為諒又謂實有裨益則不必蹟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人之遽乎又謂消長安危所繫當念茲在茲其自謂則曰讀書視舊頗不鹵莽又曰至五十以後乃稍趨約其言晦翁則曰度不能俯仰謂沈叔晦直諒確實謂陸務觀疎

與陳君舉書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

與陳同甫書云留建寧凡兩月餘復同朱元晦往鵝湖與

二陸及劉子澄諸公相聚切磋甚覺有益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易量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耳又嘗與邢邦用書云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近嘗與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為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

巳丑課程

趙良曰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三置晉君注云納晉

惠在僖九年納晉文在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

樂毅伐齊曰若不遂乘之待彼改過邮下則難慮注云

推此言則世之論毅者其然乎

春秋講義

亦少年之作但不至如慱議之太刻耳

左傳手記

視講義稍不衍文

讀史綱目

以紀綱體統機括為説辨史記十篇有録無書謂非皆無書余嘗附其畧於古今紀要

讀史漢手筆

所記及賊莽之奸欺豈以示有國家之警戒耶然愚嘗謂君尊如天地道無成凡天下之功皆人君之有人臣固無預也漢末名為諸儒者以苟順成風頌莽功德買君何地末流之弊勢有必至者雖莽初心不至

是也此亦不可不揭之為萬世戒謂文帝於匈奴來則禦之未嘗窮追正嚴尤所謂中策而尤獨遺文帝何哉愚謂文帝三代所以待夷狄者也

謂陸賈使其子析居分財敗俗傷化愚謂賈不忍仕於呂氏分財兒曹東西遊息此寓之飲食燕樂而誅呂安劉之功藏焉者也觀豪傑自不當責其細

晦庵言太極中庸處東萊皆質難但出於平心講求耳

答朱子問仁謂愛指其用公指其理覺指其端孟子

曰仁人心也此仁之體程子以為性者特仁屬性爾

答南軒語孟疑

簡明可玩味

答學者所問

其説多可觀惟云陳平之事雖使未濟而死獲謗後世君子不憾也此説却須契勘盖吕氏自東萊公失節於張邦昌故先生於議論古今出處名節處率多陰為回護使不相形迹緣此習熟之久亦每覺弱了一

兩分下筆時亦覺放寛一兩分此意熟味自見然用之於處世接物極為和平若論事到極處則當觀晦庵南軒之說陳平何人斯而乃謂世之譏其阿意王諸呂者為謗耶不寧惟是呂許公名相也而不免權術呂原明名儒也而不免佛學故先生於文字議論間未嘗譏權術排佛老雖其德性之寛和必亦陰有所礙學者所當諒其心

策問

一問晉之北伐二唐之方鎮三晉之人物四立政之官周官所無及詩春秋官稱亦與周官不合皆稽其顛末而詰以意所可疑

問淮之水利夫差城邗溝自南通北今射陽湖末口廣陵韓江皆不可不稽魏文自譙循渦自北通南今精湖廣陵故城皆不可不察曹之芍陂孫之濡須齊垣崇祖之守壽陽而堰淝水梁武帝之堰淮水以灌壽陽他如雞鳴召伯西陵柳浦若海陵之堰皆淮之水

當考

周之天官舍其鄉士大夫獨計府史胥徒三千六百有奇以一例六殆踰數萬千里之入何以贍之至於賔客之費歳以三百子男國計之為斛者六十四萬有奇為東者八十一萬上之為公侯伯加之為飱饔餼費益不可勝計漢自佐史至丞相九十二萬二百八十五員月廪踰百斛他費尤行闕可計而貫朽粟腐復大可疑

宏詞進卷

建隆編勑序五代為一切之法以求勝民千機萬穽罔民而納之死我藝祖以四卷之簡而馭億萬生齒之繁昔之法多而犯亦少果在此不在彼也

拾遺

佚老庵記勸富人惠鄰里為人作論旱劄子云困厄廹之狀十僅達其三四自朝廷觀之則似過甚自旱荒之邦觀之則猶恨其有所未盡也

附録年譜

紹興七年丁巳公外祖文清公曾幾轉運廣西公之父倉部侍游三月十七日公生於桂林蜴館年十二歲以祖駕部致仕恩補將仕郎十九歲從三山林少潁游二十歲魁福建漕薦明年中銓授岳祠二十四歲從藉溪胡原仲名憲及汪公應辰二十六歲薦於浙漕明年中禮部第六名賜及第又中宏詞科授睦宗院教授三十一歲講授於昭明寺明年作博議三十

三歲添教嚴州三十四歲除太學愽士兼國史編修
三十五歲改宣教郎試館職明年考省試以病歸明
年習講尚書又明年編讀詩記三十九歲訪晦翁輯
近思録同會諸儒於信州鵝湖四十歲再會晦翁於
三衢復編詩記除秘書郎四十一歲校正文海四十
三歲考殿試除著作佐郎尋遷禮部郎凡除皆兼史
如舊明年以病歸復修讀詩記四十歲初作大事記
四十五歲當淳熙八年辛丑七月二十九日終弟祖

儉誌其壙

祭文

晦翁發明盡之一時諸儒或各主所見辛稼軒本以史能稱其言獨曰厥今上承伊洛遠泝洙泗朱張東萊屹鼎立於一世陸象山則曰鵝湖之集適後一歲輒復妄發究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獨至又曰吏嘗頗多觀省加細追惟曩昔麄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於此亦足以占象山所與鵝湖會議時不同而世

之承襲者尚祖初說自外正論亦弗思矣善乎陳謙之祭有曰諸老異同兼包并容於是知當時東萊平心調護之功居多而後之學者所當遐想云

賜謚

婺州丘壽舊申請接朱張為此孔煒謚議亦謂朱張與公互相劘切其曰有自負其能高視一世壁立倚天者及見公降心屏氣斂鍔藏鋒脫去故習若未嘗有挾者焉此言公調娛象山最為切覆議丁端祖則曰

得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續濂溪二程之傳而大道以明人心以正謚法開物濟務曰成通達强立曰成謚之以成夫何慊此萬世公論異端自高者退聽矣寳嘉定八年指揮

易説

諸卦皆備殆類全多是發明義理可以玩味然特出於門人集録非先生親筆亦間有語未瑩處如天在山中大畜云山安能畜天以方寸能留藏八荒則亦有

此理愚恐經文只是山中見天耳非必包天於山如洞天之云也如大過獨立不懼云常人數百年所不見必大驚駭無一人以我為是非大力量何以當之愚恐經文只說自守之堅耳若人大驚駭而我獨不懼王金陵執拗可監也如君子以虛受人云聖人無邪無正皆受之語亦微過於寬邪正恐難兼受學者所當斟酌至若首句云讀易當觀其生生不窮處極後觧繫辭生生之謂易云生是新鮮變動之意此先

生看易之大綱學者當隨事意會

詩說

首句云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只以平易觀之此深得說詩之法然皆其門人所録語亦有未瑩如漢廣秣其馬秣其駒此正思以禮而云欲念數起如栢舟不能奮飛此正其鬱悶而云非不能奮飛特不忍去如還詩刺荒而云田獵中自有精神不知精神正是荒處也如碩鼠詩誰之永號而云它處無復號泣不知其

預言去後無永號於此者乃惻怛戀舊之心非言他處也其他別生意義皆平易之反先生本說未必如此至將仲子一詩謂莊公待其弟之惡稔此却是先生以春秋說詩用法太深處竊意莊公當其母偏愛叔段事極難處隱忍順從乃其真情事變至極豈能預料後世徒見其後來之克段遂逆料其初心之殺段不知莊公不幸遭母子兄弟之變當人心天理未變之初其情有可念者讀將仲子之詩可見也

周禮說

言比閭族黨州鄉為成周疆理天下之法言大司徒荒政十有二如散利須更考太府天府等掌錢之官薄征考九賦九貢緩刑考司冦士師言土均所均即大司徒所掌之士而斟酌損益之又言師氏詔以德教國子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樂德教國子甚詳

禮記說

多說曲禮學記等進修之法於幼子常示毋誑一章責

孟母買肉啖子一誑成兩誑最是入小人之徑路其論精矣然孟母當時買肉以實其戲言乃是悔過而善處之所謂仁術之類入君子之徑路也其解五帝憲三王乞言一章極精確有味云憲者瞻儀容觀起居不待乞言三王則從容欵曲忠敬誠慤其說學記七者之教云九分是動容周旋洒掃應對一分在誦說今全在誦說了無涵畜工夫皆反本之論訓學者最為深切

論語說

愚嘗謂聖人言語極分曉所待訓釋者字義耳又天下之義理無窮前賢天資高則領會又别故書之以詔後世耳若此外衍說則不必也朱張論語說皆有成書惟東萊數條僅出於門人集録然猶賴此可與朱張參考互發獨其說始吾於人令吾於人與先進於禮樂後進於禮樂深則厲淺則揭於本文明白之中别生新意恐集録者之誤又鄉原德之賊不過以鄉

黨中謹愿之人見善非明用心非剛而衆善為衆所恱或者因以為然則反為德之賊今直謂鄉原之心要牢籠盡天下人不獨鄉原之本心不如此竊意夫子譏鄉原之意亦未必如此前輩各為辨說雖皆義理所在各足以警世而後學因之為新說至近世尤甚謹書以自防

孟子說

見梁惠一章云以仁義為天下何利之足言說王天下

自是正理

太王事狄一段云人事盡然後可以付之天

子路人告以有過云子路之心專是求益

孟子致為臣而歸一段云方其未出使人君欲見不可得及言不用道不行使人君欲留不可得如是然後可任道之輕重保社稷之安危自古人君本未嘗輕士自是士自輕

他如謂匡章能有悔心而獨處自省謂易之消息盈虛

春秋之褒貶是非為時中之義謂孔子不與陽貨辨而與少正卯辨孟子不與申韓辨而與楊墨辨為深明乎疑似之際皆警切簡明他不勝記但謂樂正子一為餔啜已入陷穽則似未安蓋樂正子孟氏高弟孟子所望救世行道者也從子敖來而不能有益於子敖故孟子甚言以警之曰徒餔啜徒者止於如此而他無所補之辭如飲食而已素餐之謂也今世俗輕薄借以譏嘲誤以徒然之徒為圖求之圖而集錄亦

意其貧之依附以干禄為比幾何而不實世俗之誤耶善乎先生之諸子喬年題其卷曰聽者之深淺記者之工拙則覽者當自得蓋必有窺門人之誤者矣然一仍其舊不敢竄易尤足以見先生家法之厚而呂氏之代有人先生又載陳瑩中說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不至於亡謂了翁蔡卞所薦其後每事力爭又云漢闕下之士皆以莽為周公再生而讀漢史手筆亦終始載新莽事獨詳焉先生豈

以士風浸弱頽類西漢因以寓其憂患之心者乎

集録史記

云温公通鑑正欲續左氏編年左傳之終云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左氏終於此故通鑑始於此

又云温公論才德自分明愚謂尚有當推廣者未可見其分明而不察也盖才德皆天所賦之善以其有用則謂之才如所謂天之降才元凱謂之才子而吾夫子歎才難是也以其自得則謂之德如謂有諸已無

待於外之謂德顔閔謂之德行而吾夫子欲崇德是也才德可分賢否哉智巧小人於德謂之凶德則於才謂之不才如四凶稱不才子是也今温公以智伯為才而以才專屬之小人以智伯無德而以德專歸之君子此恐指後世誤認不才為才者言之耳况謂德勝為君子才勝為小人則是君子亦有小人之才小人亦有君子之德特以分數多寡為君子小人之分而才不才之辨吉德凶德之異殆不暇察此又公

因智伯之聰察一時立論云爾且以才德兼全為聖人聖人為君子之魁又為小人之魁乎世之賢者固多兼有才德而分量尚有差等豈得盡之聖人而愚人亦何至才德之兼亡耶農工之業一有濟於用皆才之類而家庭之事一有合於理皆德之屬區區之見如此尚得俟明師而請之

論李克對魏文侯問相云不在朝廷而論朝廷事正可

泛論大體對闕

言亦然

左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慰之謂蘧顔不能無過先生云所以開其善心

華歆少與衆避亂有獨行者願俱歆獨曰無故受人不知其義及其人墜井歆又獨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先生云歆少年處事仔細然其輔操傾漢有資質無學問也

邴原至遼東清議以格物管寧恐其招禍密遣西還此

善處朋友

劉巴輕張飛為武人孔明戒之先生云文武只一道自東京末高自標榜故劉巴猶有餘風宜見棄於劉備

孔明死蔣琬代琬死董允代允死費禕代先生云後之為相者身在尚不能無失而亮死後猶足以維持二十年縁當初収得人才在

王昶戒子顧其效徐偉長毋效郭伯益略如馬援先生云教子本不欲其言人過而已反自言

孫權疾張溫名盛而駱統表理之裴秋以為揚膏熾燎

先生云田蚡正怒灌夫竇嬰乃言夫勇冠三軍宣帝

正怒蓋寛饒鄭昌乃言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此不善

解人者霍光怒田千秋擅召中二千石杜延年歷數

其罪然後言丞相故用事不可遂棄鍾期言不中以

琴撞秦始皇始皇怒或曰悍人也又曰幸遇明君如

遇桀紂則不免禍此善觧人者

後魏源懷巡北邉與故人元尼須為鎮將者飲酒明日

檢其罪與蘇章同先生謂不覆護哀矜見其刻薄

楊椿戒子孫有忠厚遺風後魏楊氏累世孝友

雜説

左右廂起於唐本李靖兵法自府兵變為彍騎謂之禁兵諸道變為長鎮謂之鎮兵昭宗之亡禁旅盡矣朱全忠以鎮兵得國京師始分四廂諸軍分兩廂自周世宗於方鎮寄招禁軍由是州郡始有禁軍太祖專治禁軍而廂浸廢為卒矣

孔子告顔子仲弓問仁先生謂亦不是孔子自説出於左氏愚意左氏似後於孔子安知非引孔子之言耶

王湛年三十宗族皆以為癡王述年三十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先生稱其質厚韜晦

君臣之間不是不可説話此皆士大夫愛身太重量主太淺

殺百萬生靈亡數百年社稷皆生於士大夫患失

王韶初下西邊魚行水面彼人不食故也

國是二字乃不祥之語

錢荒當以力農愛粟帛救之

管仲才高只是辨不得个不做

本朝大綱目如不殺如邺力役如賑卤荒如納諫諍如

幸大臣第其中仁厚寬邺處皆是至熈寧王氏用事

掃去盡矣

闕

楊炎併租庸調為二稅二稅外不許誅求一錢它却不知保不得後來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最不可併

省名目

不愧屋漏凡口然而心不然念慮間有萌動皆是

辭受之際不須與人商量若受却商量

人二三年讀聖人書一旦遇事便與閭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老成之言過於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或問為學多為

事廢曰事未到時心先忙事已過後心不定所以占時節多

張荆州教人以聖賢語言見之行事因行事復求聖賢之語言

為學須是一鼓作氣間斷便非學所謂再而衰也用工夫人纔做便覺得不是覺得不是便是良心

人有干求可不可便説

處兩不足之間凡應和語須對兩人皆可説

聽人語不中節者擇其略可應一語推說應之
權職便當以正官自處但不可妄有支用
南軒曰心在焉謂之敬
處家固不可不正且肅然不可不放一分
先生以理學朱張鼎立為世師其精辭奥義豈後學所能窺其萬分一然嘗觀之晦翁與先生同心者先生辨詰之不少恕象山與晦翁異論者先生容下之不少忤鵝湖之會先生謂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

實入細殊未易量謂子静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其後象山祭先生文亦自悔鵝湖之㑹集麗心浮氣然則先生忠厚之至一時調娛其間有功於斯道何如耶若其講學之要尤有切於今日者學者不可不亟自思也蓋理雖歷萬世而無變講之者每隨世變而輒易要當常以孔子為凖的耳孔子教人以孝弟忠信躬行為本至子思則言誠至孟子則言性已漸發其祕視孔子之説為已深至濂溪則言太極至横渠

則言太虛又盡發其秘視子思孟子之說為益深一

議論出一士習變至晦庵先生出始會萃濂洛之說

以上達洙泗之傳取本朝諸儒議論之切於後學者

為近思録矣然猶以無極太極陰陽造化冠之篇首

則亦以本朝之議論為本也東萊先生乾道四年規

約以孝弟忠信為本明年規約以明理躬行為本至

其題近思録卷首則謂陰陽性命特使之知所嚮講

學具有科級若躐等陵節流於虛空豈所謂近思嗚

呼學者可以觀矣然人情好高誰守科級先生之
垂訓雖嚴而學者之談虛滋甚嗚呼此吾孔子之
所以不輕泄其秘與抑諸儒亦豈得已而泄其秘
歟嗚呼士乎奈之何不近思
象山天資超悟才辨雄絶眼空萬古無可人而獨靡
然於東萊德性和平之感召亦其識象山文於數千
稠衆中擢之上第稔習之機有漸而遡往之氣為消
東萊因得而調娛之斯道之賴為多嗚呼非天歟

書

與李敬子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窮之舍禮何以詞氣容止之間應事接物之際察其中理不中理十得七八矣愚按此本為琢磨朋友而發然後學可用以自治故錄之

復葉味道語錄所載與四書不同者便徑削去則朱先生

所集程先生語録胡為兩說不同而亦皆采之耶朱先生不敢自安而學者乃率然如此耶朱先生一部論語直解到死今亦有未安處不亦君子乎是第一段幾番改今觀程子云不見是而無悶乃謂君子是不愠然後君子也朱先生云故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愠如敏於事而慎於言朱先生云敏者勉其所不足慎者不敢盡其所有餘用中庸有餘不敢盡之語然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事難行故當勉

言易肆故當謹耳志道據德依仁不當作次第說若作次第則游藝有所不通此一段乃近見一朋友語録中所載又可以其與四書不合而删之乎

與李制帥招軍不若使自結為保伍其頭目人命之以官且使守護鄉井有急則調發應援敵中所謂千户想亦如此世宗取兩淮所遣策應軍以數萬計者不知其幾今兵弱如此可不早圖之乎又悉起諸郡配隷之人自為一軍

復楊志仁謂形容此身只是形氣神理四字形則一定

氣能呼吸能冷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

用上許多道理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

理只是一物○又書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老氏之所謂道非吾儒之所謂道天下之物無獨必

有對若生一是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何嘗在一

之先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即陰陽何嘗生一而後

生二一動一靜生死呼吸無往非二二各有本末終

始故二分為四而五行立矣○又書教官無鑒别不來極善此間朋友留戀椀飯有乞人所不屑者甚可鄙也

復甘吉父五行有生數有行數其嘗疑其只是一様天得奇為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為三故曰三生木地得偶而為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為四故曰四生金水者初生之陽木者極感之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極感之陰水木火金土五行之序也水火木金

土分其奇耦初終而言也去私凡以為火能克金不應生金何故夏之後便為秋耶借曰中央有戊已土不知何月日屬戊已耶土旺四季何物非土所生豈特金耶金本土也以秋燥熱而生金謂之火生金惟其能生所以能尅又何疑焉其欲作三句論之曰論得數奇耦多寡則曰水火木金土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幾乎若謂先有水火後有木金則不成道理亦不

成造化矣愚按勉齋此說與其師晦庵不同然晦庵論生之序似推測造化之初開闢而言謂天地尚混水始生而蕩滌其間是為天開其極則降而為山川水極生火而炎爍其間是為地闢其極則升而為日星於是陰陽又相摩盪其間而五行備人物生矣今勉齋則主天地間造化運行而言意恐各在也

復李公晦綱目舊本威烈前諸國征伐至殺十數萬人者皆不載嘗以禀先生入得數段後欲重修而未暇

如此大部帙其間豈無疎漏然其大法則正大的確非前輩諸儒所能及

復胡叔器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刋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懼見之動静語嘿皆是道理

與潘謙之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以天言之則貧對富貴對賤窮對通泰對否以人言之則出對處進對退隱對見仕對止古之人惟義所在未嘗有所擇比年

士大夫只揀一邊好底扵己則利矣如義何此風一長望其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決無此理

復陳監酒犒賞諸軍乃楊存中所私置不過遣小小卒伍之長居之後雖歸之朝廷亦視為至賤之職

記

安慶府廟學記嘉定癸酉蜀人張嗣古所建安慶舊舒州也文翁興蜀學正舒之人今以蜀之人興學扵舒用此為結其前用晦庵教人之説而中叙事

南康修白鹿書院記淳煕八年朱文公得洞學舊基而興之後三十有八年當嘉定十年公之子再守南康而增修之招從公之學而通其説者講授焉

吉州永新縣學記嘉定元年盜發荊潭禍連數州越數年始定永新當往來之衝縣焚蕩無存者事定而縣尉范君建學因叙慶元開禧排士之修學者為偽輕啟兵端東南困竭州縣方且括民財事苞苴此盜之所由起則弭盜安民舍學何以哉

袁州韓文公廟碑記歷叙堯舜相傳至孟子而臯陶伊尹萊朱之倫亦與知道者列自周襄至韓文公始以道自任天之所命之謂性公則曰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率性而行之之謂道公則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修道以導民之謂教公則曰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觀公之所見則公之以道自任可知矣世之稱公者既不足以知公之深甚者則指公為文人而又以文為道愚按知公之深論公之的

至此記無以復加矣東坡所作潮州廟碑其文人之

文哉

漢陽五先生祠記成均之法擇有道德者使教焉沒則

祭於瞽宗謂之先聖先師國無人則取諸其鄰與其

鄉鄰而嘗仕於其國者二程生於黃陂為漢陽鄰壤

門人游氏嘗守是邦而原其學之所自傳周先生實

倡其始朱先生實成其終

鄂州四賢祠記四賢濂溪二程晦翁也此記極陳道原

之自出以及道統之由傳可以成誦

和靖祠記謂其歷險難而不變處貴顯而不動抱仁履

義終其身而不悔為程門退然如愚之顔子

徽州朱文公祠記文公禀高明之姿奮强毅之學潛心

密察篤信力行精粗不遺毫釐必辨至其德盛仁熟

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粲然昭著

李貫之祠記貫之蜀人李道傳也以不及執經朱先生

之門為恨凡從先生游者皆詘首與之交篤信力行

卓然可敬

仰止堂記丞相正獻陳公招晦翁館其家其子大府丞

虙甞摳衣焉思之而作此堂

敬義堂記為長溪楊吳老作

劉正之遂初堂記言子弟不淫於富貴之義可讀

鄭次山怡閣記明兄弟之義

重齋記為家抑作言以宏毅任重

無欲齋記為家槙作發性靜無欲之義甚明

毋自欺齋記為蜀李德進作以精一為知行意甚明潔

樂斯庵記劉草堂舊居之旁章貢曾堅伯所築

瑞蓮堂記蓮花之君子也蓮而瑞君子道長之祥也

龍門庵記講學以充其所稟之氣庚傅碩宏偉無負兹土之勝

挈矩堂記為萍鄉社倉作

戒殺記若省食肉亦覺志氣清明用度自少免分外過求不可以其説類釋氏而不思也

序

輔仁録序朋友列於人倫又所以綱紀人倫者也

鄉飲酒儀序鄉飲教親睦也今之羣飲者教侈也誨淫也慫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故為明其義按此序叙儀物甚詳

會表兄弟序以正月十日六月二十日酒有相會世俗俚下之詞閨閫米鹽之賤謹勿出諸口

送陳元平宰邵武序叙其氣豪而幸有志於學願以闕

志帥氣則氣足以賛吾自治之決且属其式

尚書黄公之閤其必有所感夫春江湫㳽兩涘之間

不辨牛馬而霜降水涸蛟龍蟄藏者乃天下之全功

君尚勉之按此序極可玩味

方明父歸岳陽序尊晦庵之學蜀有李貫之後得家本

仲令又得明父而明父又言番易曾師魯之為人因

告曾孟以剛毅而傳

書龔夢錫編晦庵語録言之於口不若會之於心者其

旨深玩之於書不若體之於身者其理實嘉定癸酉七月書於臨川

雜著

歷銘上動下靜象天地前推一盪象六子晝夜運行命不已祖精紛綸物資始君子省身盡顧諟無小無大本一理

醉牀銘責酒清易責人清難智者於酒可以反觀

陶器銘一綫之漏足以敗酒一念之差得無敗所守乎

安慶勸諭榜周世宗攻兩淮淮人結集保伍截紙為甲號曰甲軍大敗周師蓋淮人忠實勇健若能固習雖有強敵莫能為患又唐咸通間浙東賊裘甫掠諸州惟明州之人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為葅醢況貨財能保之乎相帥出財募勇士治器械立柵浚溝斷橋固守賊不敢犯況我淮民

臨川勸諭榜謂工於訟者自絕天地毀辱父母破蕩家業殃及後代言具精到可為世戒

晦庵先生行狀自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云云

至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

共八板當別録成誦

墓誌銘

知果州李道傳誌銘隆州井研人逆曦見脅君抗節不撓進官二等為太常博士請以周邵程張五人從祀知真州築城又築城外兩名堨浚二濠決州之東北陳公塘以水為阻築倉儲糴補忠勇軍按閱弩手民

兵請六合戍兵取柘板魏大武土木偶殺江中為江東提舉行屬部劾貪吏十餘縣逐胥吏百餘人釋獄二百餘人逮繫池陽戍將之杖統制官者分賑宣池歙三郡除兵部辭得果州以郊歸卒年四十八愚按君蓋蜀人尊信文公道學之倡也兄心傳以史學顯弟性傳後仕至執政有為心傳後名獻可者其子董叔重番易人名銖晦庵高第方偽學之禁嚴學者多變節逃散叔重正色諭之翕然以定晚年登第仕止

金華尉

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晦庵先生得年最高講學最久尤為集大成晦庵既没門人如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黄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黄子洪皆號高弟又獨勉齋先生强毅自立足任負荷如輔漢卿疑惡亦不可不謂性如李公晦疑喜怒

哀樂由聲色臭味者為人心由仁義禮智者為道心如林正卿疑大易本為垂教而伏羲文王特借之以卜筮如真公刋近思後語先近思而後四書先生皆一一辨明不少恕甚至晦庵謂春秋止是直書勉齋則謂其間亦有曉然若出於微意者晦庵論近思先太極説勉齋則謂名近思反若遠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愠惟成德者能之勉齋提云是君子然後能不愠非不愠然後為君子晦庵

解敏於事而慎於言以慎為不敢盡其所有餘勉
齋提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特以言易肆故當謹
耳凡其於晦庵歿後講學精審不苟如此豈惟確
守其師之說而已哉若其見之行事則如宰臨川
新淦推行實政守安慶漢陽慷慨事功又皆卓卓
在人耳目然則晦庵於門人弟子中獨授之屋妻
之女奏之官親倚獨切夫豈無見而然哉勉齋之
文宏肆暢達髣髴晦翁晦翁不為講義而勉齋講

義三十二章皆足發明斯道其誨學者嘗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别於物周旋斯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間甚至三綱淪九法斁亦將何所不至其言哀痛至此其為天下後世慮也亦遠矣勉齋之生雖在諸儒後故以居乾淳三先生之次明晦庵之傳在焉

黄氏日抄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黄氏日抄卷四十一

宋　黄震　撰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九

龜山先生文集

詩

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躚躚黄小群毛髪忽已蒼顧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躚躚黄小羣毛髮忽已蒼顧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此示同學首章也足以警惰

題釣臺詩謂東漢不任三公故子陵不就其招恐未必然若子陵意果出此合為光武一言題吳國華釣臺以璜溪嚴瀨對起而總之云聖賢遇合自有時潔身亂倫非所知以國華自作記不取子陵也又恐貶子陵太過

江上夜行詩氷壺瀲灧接天浮月色雲光寸寸秋不用乗槎屬東海一江星漢擁行舟

望湖樓晚眺詩斜日侵簾上玉鈎簷花飛動錦紋浮湖

光寫出千峰秀天影融成十里秋翠鷁翻風窺淺水片雲隨意入滄洲留連更待東窓月注目晴雲獨倚樓

書

上淵聖皇帝畧云自崇寧迄宣和寬卹之詔歲一舉之宣之通衢而人不聽挂之牆壁而人不視以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揚下卸即載鹽而歸自胡師文以糴本獻羨餘而

羅本乃取之諸路昔每路鹽課無慮數十萬緡自鈔法行鹽課悉歸榷貨務諸路一無所得太宗嘗謂倖門如鼠穴不可塞蔦高工梔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自直達鈔鹽之法行而回綱無所得頗捐數百萬以為羅本棄回運以養舟人臣嘗任蕭山縣令有錢清鹽場亭户多逃亡至追捕拘繫之盖鹽之入官一斤不過四五錢計其工力之費十不償其二三愚按龜山當時事之艱難而陳民情之纖悉如此救

時者可觀矣

奏狀

靖康元年正月淵聖名先生置諌垣七月乞致仕得祠時年七十四明年高宗即位召赴行在除工部侍郎侍講建炎庚戌致仕凡奏狀皆其辭免狀

奏議

謂童貫為三路總帥棄軍而歸朝廷不問梁方平何灌相繼而遁又置不問使敵人善覘國則勝負已決矣

又謂宰執首為竄逸自全之計亦宜稍正典刑比聞
士民伏闕詬詈大臣無所不至蓋國人之所共棄也
姚平仲殺略相當未為大衂寧忍坐視而不救姚古种
師平劉光世皆一時名將乞召至榻前問以方畧
李邦彥李鄴皆國人所共棄今以平賊和議之功歸此
二人士庶讀者皆銜恨乞收還榜示
乞罷茶鹽云仁祖曾榷茶淨利均為茶租使自興販
今茶租如故而榷法愈密是榷之又榷也周世宗以

河朔鹽息均之人户熈寧中有議再榷者朝廷不行

今鹽息如故而又設官置司與他路等江浙有蠶鹽

今蠶鹽不支而償絹不免宜一遵祖宗之法罷提舉

茶鹽司

乞出師云金人駐兵磁相攻刼無有紀極吾雖欲專守

和議不可得也彼見吾高城深池未易陵犯勤王之

師四面而至姚平仲與之交兵忍而不敢怒朝廷割

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助冦而自攻也

乞罷趙野云今自李邦彥而下廢罷殆盡獨野居職如故乃建請士庶名字有犯天王君聖及以主字為稱謂者悉禁上皇廢格不行而野泰然自如

乞黜責王雲等云童貫梁師成李彥皆天下所共嫉宇文虛中王雲皆童貫腹心韓駒諂附李彀獻賦入仕寅緣師成躐典誥命王子獻在京東與彥為姻好依勢衰刻近見除向子韶為京東漕其人操守堅正凡李彥黨與宜委之究治

乞罷孫覿和州乞用朱震充博士乞追還元祐黨人舊
職乞誅姚古正其逗留不赴太原之罪以肅軍政
謂王安石言陛下若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
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其後王黼應奉花石
竭天下自奉之說倡之也安石釋鳧鷖守成之詩謂
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
不為侈其後蔡京輩輕費妄用專以侈靡為事蓋祖
此說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望追奪王爵毀去

配享之像

王黼伏誅而蔡京父子止竄湖外望取京父子與邦彥大正典刑投之嶺海其間為蔡氏邦彥所用之人當一視之察其賢而用不賢而去茍無事實槩以黨附為言者是欲中傷不可不察夫以二十餘年之間是數人者實秉國柄天下之士不仕則已其仕於朝者皆其薦引也非蔡則王非王則李若盡指以為黨而逐之是將空國無人矣

與宰執劄子慎令當於其始
諸犯榷貨不得根究來歷違者以故入人罪論自祖宗
至熙豐末之有改令茶法獨許根究

書

答吴國華王氏奉佛至舍其居以為佛寺其徒有為僧
者則作詩以奬就其志若有羨而不及者
寄俞仲寛建劔汀邵之民多計産育子吾郡吾邑惟順
昌獨甚富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一男而已

答吳仲敢韓子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非也愚按吾儒言仁義道德異端搥提仁義而專稱道德故韓子之闢異端專於此辨之天下無不善之仁義故曰定名道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德有吉德有凶德故曰虛位虛位云者如一空椅子好人也可坐不好人也可坐吾儒由仁義而為道德則實此虛位道為君子之道德為吉德異端弃仁義而居之

則反是矣其說可謂工甚而程門或以為非今龜山之說專卑仁義而尊道是正溺於老子之學耳

答練子安書古之為貧者豈特耕稼陶漁而已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今是數者不能將坐待為溝中瘠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墦間之為也與其屈已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禄於吾君為安乎

先生語錄其間頗有失真者與游定夫伊川語錄舊惟羅仲

素編今行李已遭賊火 與胡康侯

與陸恩仲聞吾友欲削髪為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睫世之為佛之徒者將以為道邪則廢人倫逆天理將以求福田利益則與世之行謁公門以邀名逐利者無以異也

上提舉元祐差役自二百五十畝以上充弓手大抵十年兩役

與劉器之夫物我異觀不能通天下為一正今日學者

之失與翁子靜書云會佛於一蓋心傳自到之學愚按龜山之學專欲物我為一此溺於佛氏無人相我相之說耳

答陳瑩中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兊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為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朞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流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揚子草玄蓋

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歷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説也而先天以復為冬至噬嗑為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又書云太玄之書子雲覃思渾元三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首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當期之日又為畸贏二贊以盡餘分之數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星日之紀與泰

初歷相應其為書蓋欲自成一家初無意於賛易也
恐其書特易中之一事與易經不盡相涉也又云温
公自孔子而下獨謂揚雄為知道雄之論孟子曰知
言之要知德之奥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
子異乎不異夫雄以孟子不異於孔子温公於孟子
乃疑之則雖以雄為知道而於雄書亦未盡信也
與李泰發車駕駐永嘉若入閩中則是舉中原棄之近
虔州又大擾焚毀廬舍十八九不知隆祐可以安居

彼否

與廖用中上四州軍殘破特甚亦不免科敷每一錢産科借三文福州為不經殘破每一錢産科借百文

與吳守書雖有船由海道去不知領之者為誰一非其人則有害無補

與胡康侯斗綱之瑞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為冬至其辰為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

為首而還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　又云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為災異愚意災在殺菽不在隕霜也

朝廷著令收稅不許過三分是預為困民之具以資裒刻之吏耳非令之善也

答練質夫向在諫垣嘗論王氏之失太學諸生安於所

習聞然羣起而非之

記序

陳諫議祠堂記初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人莫知其非也陳公瑩中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

鄧文伯自序文伯初名平夢神人曰子之名平其字倒土使子之困窮也乃以洵武易之而先生字之文伯

送吳子正序云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大

籍雖多無益於得此篇序述極贍

應用兩字見吾田曹文集序

論語序以伯樂論馬為證謂道不可以言傳愚恐以禪學陰移正論也

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見中庸義序

策問

一鄉二千五百家而卿大夫士列於其間無慮數千人不亢且多乎

答問

原壤蓋莊生所謂游方之外者故敢以夷俟孔子然謂之為賊而叩其脛不已甚乎而彼皆受之而不辭非不以毀譽動其心孰能至是愚按孔子告以幼不遜悌至老而不死是為賊訓之也非詈之為賊也以杖叩其脛者戲其夷踞使之起也非杖之也原壤放肆而孔子愛之以德非毀譽也龜山之尊原壤如此蓋溺於方外之説然方豈有外耶

日録論 辨王安石

上問張端河北鹽議對曰今且以變通財利為先凡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論曰取其所當取則利即義矣何宣著隱伏之有若宣著為善之名而隱收為利之實此五伯假仁義之術王者不為也故青苗意在取息而以補助為名市易欲盡籠商賈之利而以均濟貧苦為說正此意

若不循理之人敢為妄言以阻亂政事誠宜示之以好

惡陛下抹今日之弊誠恐不可以不勇論曰立法造事不為衆論所與以力勝之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有也

上問程顥言不可賣祠部添常平本錢事如何余曰顥所言未達王道之權賣祠部所剃三千人頭而活十五萬人性命論曰鬻祠部取之力本之民其徒益繁其蠹益甚未及賑饑先困吾民

上問誠明余曰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誠也論曰誠者

天之道非外物不以累其心者所能盡也

陳升之不肯簽條例司余曰於文反后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稱司何害於理論曰口給禦人興事造業不顧流俗周公彰善癉惡柴世宗斬大將二十七人論曰一有異已則指為流俗而妄引周公世宗以惑聖聽

朱越知建州上曰若在京好一見之余曰建州知州自來中書差遣不足挂聖慮若臣不足信便改命忠信

之人論曰於君臣之間很愎如此
永叔以韓琦為社稷臣不免附麗邪人如呂公著象恭
滔天又云陳襄附下罔上雖放流竄殛自其常分又
謂永叔與一州即壞一州留在朝廷則專主流俗又
云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富弼兼此二罪止奪
使相誠未盡法論曰自韓富而下皆元勲世臣名儒
碩德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一有異己則指為姦邪
待以四凶詆誣大臣顛倒邪正蓋自此始

保甲論曰井田法廢民無常產今欲什伍其民以代募兵則富者驕脆而不可用貧者更番月閱轉為溝中瘠惰游姦宄散而為盜皆理之必至也

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為過當論曰雖庸人知其不可

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決以壞民屋而天不恤任理而無情故也堯使鯀治水汨陳其五行九載而堯晏然不以為慮此能為天之所為任理而無情故也論曰

不知何所據也以陛下憂恤百姓為不知天所為則文王視民如傷其不知天甚矣愚按安石勸人主以誅殛賢人因取民財竭天下之力以為奉蓋備極自古小人之凶德矣世猶以其詩文而列之士人謂其清苦而目以賢者不知正其濟奸之具也中原傾覆實由於此何忍言之

字說論

蟋蟀字陰陽帥萬物以出入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

論曰陰陽非蟋蟀所能帥也紅紫字紅以白入赤火革金從工凡色以糸染也夫有彼也乃有此也道所貴故在糸上論曰不知此者何義愚按字法不一大要以音義合而成之從悉從率者音也以其為虫故從虫者義也工與紅聲近此與紫聲近從工從此者音也從糸者義也何有他說而安石紛紛如此如籠字從竹從龍亦以音義共成之安石謂若龍者亦可籠焉而龜山辨云龍非可籠之物愚其間真龍友對

上以聾字為 龍重聽事出山海經不知作山海經者人也未嘗與龍接談何以知其重聽如丘隴之隴從阝龍豈在阝朦朧之朧從月龍豈近月耶觀此可以類推

跋賀仙翁親筆詩詩即有客來相問四句

身教者從言教者訟了翁訓諸子語

行狀

先君行狀南劒州將樂縣人世為農家至先君始勵其

子以學葬石龜山

李子均為餘姚縣主簿有茶商夜過海船鉦鼓皆鳴吏相疑為盜格鬬殺傷十餘人繫蕭山獄吏求主名不得連年不決趙清獻檄公治之公曰犯時不知在律勿問具聞於州杖遣之

李資政黄履之甥丞相李綱之父爵至隴西開國有政績

御史游定夫名酢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歷守四郡從

二程有中庸義二南義語孟雜解文集藏于家

忠定公錢即吳越之宗屬毗陵宜興人守西邊有功詆童貫均糴法永州安置上思其忠起知青州太原府量敵慮勝動中機會蓋邊將材

陸少卿愷既第薦試學官公曰吾困科舉二十餘年晚得一官朝廷不吾知欲使之裹飯復入場屋吾不能也

士不之教官之廬而公之户外屨常滿

向子韶文簡曾孫以相門后族富貴聞天下二郡王日
奉朝請公幼游賢關苦學不少懈曰家門衰替敢自
惰乎知蘇州吳江縣太守孫公傑欲一大保置一鼓
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相聞公執不可
曰鬬爭自此始矣除開封右曹簿李彪欲論蔡京之
罰除夔路運判力止開溪州及止移築瞿闕其後守
陳州巷戰罵賊死謚忠毅

周憲之力疏童貫蔡攸之罪忤王黼不交梁師成

樞密曹輔初為正字言時政王黼詰之編管郴州淵聖
名為御史六遷至樞密每爭和議及請決水灌敵營
唐恪不可何㮚信妖人郭京用六甲兵公力爭不從
敵以康王在外令還京師公密啓上止之張邦昌脅
公不從邑鬱至南京薨
按先生為誌銘多渾雄平實往往類歐曾獨其載
人學佛許以善知識不可曉耳

經解

易自升卦以後闕餘皆全書蓋先生平生最用工於易於程門理義之學多有發明惟其以潛龍為顔子事見龍為孔子事九三為周公居攝事九四為顔淵未見其止飛龍為孔子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似頗拘又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謂乾象非聖人不足以盡故取其行健而已似不必於本意上更探高一等耳聖經何以求加為哉

詩春秋孟子畧說數章論語則經筵講義每章歸君道

言之

世多疑龜山晚年一出無益於事甚至謂其不必出者不知我宋之所以中興多龜山之出之力也方宣靖間羣小滿朝横政四出夷狄乘隙反欲以問罪借名龜山一出而盡逐小人盡革弊政夷狄所欲以問罪借名者至則盡無之矣故雖無救一時已成之禍而開明正論慰懌人心已足以肇異日中天之業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不有君子其

能國乎於斯信矣蔡京小人誤國大罪尚能因張
觷譏切之語起龜山於覊困之極蓋京之進身本
以士人天理之在其心尚有豪髪不可泯沒者近
世誤國者至狠狽而闕者讀龜

闕

龜山先生語録

學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為仁必自孝弟推之

○六經不言無心

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範我馳驅者也管仲詭遇耳

愚按此論甚正

莊子逍遥游一篇子思所謂無入不自得養生主一篇

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按莊子寓言蕩空世事與思孟正相反不知龜山

何見言此

古人寧道不行不輕去就○苟害於義一介與萬鍾皆

不可○諸葛亮李靖之兵不務僥倖○陸宣公當擾

攘之際說君未嘗用數○馬周言事每開人主一線

路終不如魏徵之正

右皆正論可振流俗

常平法寺舍歲用有餘以歸官賑民

按此法可救民命之萬一今士大夫不惟不能行

反務黨僧寺以奪民產

先生不敢解經曰有勸正叔出易傳者正叔曰獨不望

某之進乎

按此說則近世紛紛解經者可戒矣

試教授宏詞科是以文字自售既得官矣又倖求榮進

按此可警流俗

象殺舜事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但云象傲而已○太公進退隱顯各得其當○黄叔度學充其德雖顔子可至

按此皆審理不以經史為輕重

聰明憲天任理而已揣知情狀失君之道謂之不聰明

可也

按此論人主可以深省

謝安折屐安知非偶然乎○人當無利心以此自為可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君子以天地為量

按此皆厚德之語

維摩經云真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

按龜山以伊川為師學孔子者也其說如此何哉然世之不為龜山者寡矣右荆州所聞

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孟子言仁人心也最親切

按此提掇最得要

豐尚書稷言雪竇教人惜福云人無壽夭祿盡則止元厚之一飯亦先減而後食壽逾七十以為雪竇之言之驗龜山曰此猶以利言也

按龜山之言善矣然人以氣之聚散為死生修短有數已一定於此氣稟賦之初非奉養之厚薄能為伸縮而所養之厚薄亦自有定分人不過順受

其正但奉養菲薄自是有德之事豈緣是而身可久存乎元厚之減飯壽亦不過七十世享期頤之壽者未聞皆因減飯而致然則豈尚書不惟不當言利初亦無利之可言特信異端致泥耳

易難解聖人嘗釋其義即解易之法

按易即是解矣伊川附以義理晦庵原其本始易大彰明矣今之解易者滿天下是皆未知先生所謂難者耳

堯夫言畫前有易龜山以十三卦為證言此時十三卦未畫也

按繫辭作於十三卦已具之後所云蓋取諸乾坤云者殆謂其義合於此耳蓋者非定辭也堯舜雖聖豈能未有此卦而預指定名以取象之乎且堯舜之時八卦已畫亦不可言畫前之易而十三卦乃演卦非畫卦也畫前有易堯夫不過言此理素具耳何以證為

魯桓公六年生莊公十八年始書夫人姜氏如齊與詩序人以為齊侯之子不合

按詩序乃後漢衛宏所作不可據縱當時曾有此言亦因而指斥以譏之耳豈真以為齊侯之子哉

今日學法荆公之法由今之道雖賢者為教官亦不能善人心

按學法始於李定荆公所任也再增於蔡京久而弊益甚豈但不能善人心而已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此其所以為宰我

按龜山嘗稱齊宣王自言好貨好色故孟子言足用為善古人朴實不欺如此後世飾偽耳

顔子屢空聖人則一物不留於胷次億則屢中非至誠前知故不取

按一物不留恐類禪學億則屢中孔子亦取其中非不取也至誠可以前知其義又别孔子亦必不盡以此律人

易言利見利用終不言所以利故孔子罕言利

按利見利用止言卦爻宜如此耳恐與罕言利之

利不同右京師所聞

王氏修身宜足化民然卒不逌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

實諸人者以其無誠意也○先王經綸本之誠意今

鹿鳴四牡諸詩皆在若徒取而歌之其有效乎

按論治如此得其本矣

平勃兩人俛首以事呂后其在平則或有謀在勃驅之

為亂亦固從之矣此何可保

按龜山極守正此論乃黜周勃之守正容陳平之詭隨恐亦一時偶然之言否則錄者誤耳

章郇公中書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塡之還家亦不言

按此眞有大臣器度聞風者亦可厎勉要在有定見

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

四字每日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

按此最為士大夫從政之要

中書偶倒用印萊公勾吏人行遣寇院亦偶倒用印王文正公不勾吏人云不可學他不是

按此平心處事一惟其理不特善處同官室嫌隙也

東坡影答形詩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别此說本佛

夢幻之說九層臺銘以衆竅呼吸為天籟此說本莊
周地籟之說
按東坡才高而熟於釋老遂成左右逢原如赤壁
賦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亦本於佛氏之言性
居養安濟良民而養游手
按近世真有此弊士大夫好名者多為之往往流
惠但名曰惠政革之亦難
今法太嚴盜如何行得

按此語極中時弊故愚從政以來惟有酌情而已

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莫道不言其聲如雷

按龜山以此證知微之顯却恐未然近世徐霖以不語為傳道未必非此等語誤之

蘇明允權書衡論意欲掃蕩二敵然後致太平龜山謂用兵只見搔擾天下何時息肩○秦少游進卷欲以五路歲出一路擾夏人龜山謂五路合攻尚有不支歲出一路其可當之乎○神考問朱公掞欲再舉安

南之師公挨對頋陛下禽獸畜之
按載此三事言兵者可以觀矣
荆公以賜金付蔣山寺龜山謂其賤君之賜
按龜山事佛者也其言猶若此可謂公論矣然亦
豈惟賤君之賜而已哉厚夷狄以禍中國自古惟
武夫多殺與權臣多私自視慊然妄意福田為可
免罪而為之如兩浙田莊多歸僧寺吾民無所謀
衣食又反為其所殘其禍始於吳越王盛於張俊

楊沂中及韓蘄王而増壯於嘉定之權相未有清修士人而為之者也荆公士人而亦為之豈不悲哉雖然彼方以為善用其君之賜本非有賤之之心也但蔣山興而王氏滅福田其安在世俗終不反思此為可憐耳

正叔云古者四十而仕今十四五便學綴文覔官豈嘗有意為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使之事君長民治事故多凡下不足道

按此極中時病士大夫宜反求其所謂學

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說話令自分明孟子謂言近非聖賢不能

按此亦切中時病要以明理為主

天下之習不能蔽程正叔一人而已只一箇是自然不墮流俗

按此提要處指示人極明切 右餘杭所聞

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所謂助長止即所謂

不芸苗任滅即是無事

謂形色為天性亦猶所謂色即是空

揔老言經中説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毗陵所聞

龎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般柴如許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蕭山所聞

按附會至此可怪可駭人心一至陷溺是非即成

顛倒前輩尚不能免後學可不自懼乎夫龜山本程門之高弟也

龜山氣象和平議論醇正說經旨極切論人物極嚴事必于其正理而凡挾數用術苟就功名者決不許之可以垂訓萬世使不間流於異端豈不誠醇儒哉横渠思索高深往往莊後學之所宜先似不若龜山之平直動可人意然其精到之語必前此聖賢之所未發斥絶異端一語

不流高明者多自立渾厚者易遷變此任道之
有貴於剛大哉

上蔡語録

問學佛者欲免輪回超三界於意云何
按此上蔡語録第一條首句也異哉
曰孟子沒天下學者不識自家寶藏彼佛氏窺見一斑
半點遂將擎拳豎拂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
中國學士大夫而世人莫敢與爭又信向歸依之

按此何等法語而發於程門弟子之口乎捨曰尊佛闢儒而姑歸罪於天下學者其亦本心之理義有終不可磨滅而婉其辭者乎

孔子事君盡禮當時諸國怎心當得聖人恁地禮數

按此人道之常孔子安行何張皇為

橫渠教人以禮為先然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明道則不然却從敬入

按教人以禮非誤人之事溺於刑名度數門人過

耳程門教人以敬而上蔡談禪又將誰咎且刑名度數特不可專於此而流於刻耳要亦天下治具所不可廢之事豈不尚愈於談禪乎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天者理而已諸子百家人人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佛氏却不敢恁地做大

按知識亦佛說與致知之知似是而非去智乃異端黜聰明之說與天理人欲之分亦似是而非欺

誑衆生非士人語佛氏不敢做大與前條稱佛氏

敢自尊大之說又自相反

温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未幾變之果紛

紛不能定

按温公若不變新法恐天下遂亂其後紛紛却是

温公不久而薨然雖紛紛終賴元祐收田天下戴

宋之心迄濟中興伊川若用事勢須别有斟酌

以此少温公則未可

王荆公作宰相只喫魚羮飯擬除人不允下殿便乞去

按一語不合即乞去伊川以山林士召入則可荆

公大臣也除擬未合宜如趙韓王事太祖再三

以進可也魚羮飯自是儒生之常非要君之具如

荆公下殿便乞去此無禮耳執拗耳上蔡謂其養

得氣完也奇特血氣何足尚而竒之耶

呂晉伯與上蔡言仁晉伯因悟曰公説這仁字正與尊

宿門説禪一般

按上蔡之門儒其衣冠而講說如此

堯夫詩天向一中分體用此句有病

按今本作分造化

堯夫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工堯夫精易然二程不貴其術堯夫問今年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筭某更無許多事邵即默然明道云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

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堯夫驚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

按上蔡論堯夫極公所載二程語極有益學者

明道善言詩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云云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云云歸于正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水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

按此最得詩人之趣但上蔡以上下察為察見天理不用私意恐察非察見之察察乃昭著之義耳

孝經曰天地明察

只如喜怒逐日消磨任意喜怒都是人欲

按此上蔡自言用工處極切

子路冉子被曾子將冷眼看他只管獨對春風吟詠肚皮裏渾沒些能解豈不快活

按孔子本以行道濟世為心故使二三子言志子

路冉子之對皆正也曾點孔門之狂者也無心於仕而自言中心之樂其説雖潚洒出塵然非當時問答之正也孔子當道不行私相講明而忽聞其言獨異故一時歎賞之已即歷舉子路冉有之説皆足為邦孔子之本心終在此而不在彼學者必盡取一章玩味始末然後孔子之本心可得而見自禪學既興點實崇虛盡論語二十篇皆無可為禪學之證獨曾子浴沂詠歸數語迹類脱去世俗

者遂除去一章之始末獨摘數語牽合影傍好異慕高之士翕然附和之上蔡又演為獨對春風沒些能解之言且曾點此時特自言意欲如此而已何嘗果對春風曾點又豈沒些能解者耶善乎近世南軒先生作風雩亭之詞曰希蹤兮奈何盍務勉乎敬恭必若此斯可明孔門之本旨絶異端之

影借

佛家說大乘頓教一聞便悟將乍見孺子底心一切掃

除須是他顏雍已上底資質始得
按此謂天資如孔子方可學禪余不知禪不曉其然否然乍見孺子之心若何而可掃除耶上蔡他日嘗告呂晉叔世人說仁只管說愛上怎生得仁是則佛學欲割愛故不欲以愛言仁奈何孔子對問仁亦曰愛人即程子以愛為情可也情非心之發而性非心之所具者乎自程子一語學者閧然謂博愛非仁恐亦為緇徒報仇昌黎耳惻隱之心

與生俱生恐無可掃除之日如可掃除是無人心也

與伊川別一年只去箇矜字伊川謂此切問近思者也

按於進學為切

出辭氣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釋氏以性為日以念為雲去念見性猶披雲見日○儒之仁佛之覺○佛家有小歌場大歌場到孟子處更一作便是好歌○釋與吾儒有非同非不同處○曾點有甚事列子

御風事近之○儒異於禪正在下學處

按凡皆以禪說儒

嘿而識之與書紳者異矣

按書紳是學者力行之事不可以嘿識為賢而少

此又嘿識是常在心亦與禪學廢言語者不同學

者宜辨之

四十萬人死於長平皆命乎曰可知皆是命只被人眼

孔小

按此語亦恐未然上蔡本儒者而其言若此正因禪以覺為仁而盡掃除乍見孺子惻隱之心故不自知其言之至此殺人之事豈宜眼孔大耶

荆公勝流俗之說人能用此以行其所學為補不細

按天下之理一也荆公勝流俗之說既不可施之政豈可施之學耶其弊蓋自告子不動心來矣

撼老嘗問一官負云嘿而識之是識箇甚無入而不自得是得箇甚

按識是志其所學而不忘非識箇禪也自得是中心義理不為富貴貧賤所移非得箇禪也聖賢之言明白如日月揔老欲移就陰暗處變為歇後險語作禪家影子耶龜山再見明道而歸揔老曰必曾遇異人來更不敢與爭辨不知上蔡竟何如耶上蔡語錄始於於意云何一條終於此一條錄者何人注意如此

上蔡信得命及養得氣完力去矜誇名利不得

而動殆為百世師可也第因天資之高必欲不用其心遂為禪學所入雖自謂得伊川一語之救不入禪學而終身常以禪之說證儒未見其不入也然上蔡以禪證儒是非判然後世學者尚能辨之上蔡既歿往往羞於言禪陰移禪學之說託名儒學之說其說愈高其術愈精人見其儒也習之不知已陷於禪此其弊則又甚矣上蔡語録雖多異於程門而程門兄弟之格言

多載馬朱呂二先生已取之入近思錄矣

尹和靖文集

和靖諱焞河南人尹師魯之從孫也八歲而孤年十七蘇昞告以科舉外更有學遂往從伊川先生十九應舉策問誅元祐黨籍不答而出即弃科舉大觀元年年三十七諫官范致虚攻其為程頤羽翼靖康元年年五十五种師道薦寘經筵辭賜和靖處士明年金人陷洛陽其家殲焉先生死而復蘇匿山谷間建炎二年劉豫劫

之不屈匿黑水谷中紹興二年随楊彦中入蜀五年范
冲再薦除崇政殿説書屢詒津發至七年入見行在所
時年六十七屢遷至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屢辭得差提
舉太平觀寓平江虎丘西庵明年七十致仕子壻程瑀
為桐廬令往依之是年冬子壻邢純為浙東撫屬又往
依之竟歿于會稽寓舍年七十三凡先生之始末如此
文集不過辭免狀與嘗手書聖賢之訓于壁者具所謂
文不過詩六首書簡跋語數首耳蓋先生平生未嘗為

文此外僅嘗承詔解語孟其進論語序有曰先聖遺書雖以講誦而傳或以解説而陋況其所論所趨不無差誤豈惟無益害又益焉蓋和靖恪守師訓惟事躬行程門之傳最得其正其餘論説盛行者率染異端先生此語蓋有為而發然天生人才分量各殊如先生者實德有餘歷死生患難不變惟兢兢然保其身於無過使當承平羽儀天朝表厲風俗可矣南渡何時忠臣勇將廢置不用坐觀中原之傾覆而不救一時大臣方且連年

趣廹强致先生以文太平建武投戈講藝之實恐不其然是豈先生之所樂聞哉故其第十五辭免狀有曰方今國步尚艱中原未復進退人才當明緩急今日之務無非繁劇宜先俊傑以濟艱難白首書闕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生何益事功嗚呼此先生痛心之言豈尋常辭免之云讀之令人太息然先生去國賴有爭和議一書嘗與秦檜忤

本朝理學發於周子盛於程子程子之門人以其學傳世者龜山楊氏上蔡謝氏和靖尹氏為最顯龜山不免雜於佛幸而傳之羅仲素羅仲素傳之李愿中李愿中傳之朱晦翁晦翁遂能大明程子之學故以晦翁繼程子而次龜山於此以明其自

來馬上蔡才尤高而弊尤甚其於佛學殆不止雜而已蓋其所資者僧揔老其後橫浦張氏又復資僧杲老一脉相承非復程學矣故以上蔡次龜山以明源流益别之自始焉和靖雖亦以母命誦佛書而未嘗談禪能恪守其師說而不變且高宗中興崇尚儒學之初程門弟子惟和靖在故以和靖次上蔡以明斯道之碩果不食而程門之學固有不流於佛者焉和靖力辨程門之語錄為非其後

晦翁追編語録又力辨和靖之説為非然晦翁捜拾於散亡其功固大和靖親得於見聞其説尤的今觀程録凡禪學之所有而孔門之所無者往往竄入其間安知非程氏既殁楊謝諸人附益耶是雖晦翁不敢自保其於編録猶深致其意謂失之毫釐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和靖力辨語録之説其可廢也哉

黄氏日抄卷四十一